

THE GIRL WHO SANG TO THE BUFFALO

一段幽暗坚韧的追寻之旅，
让我们进入一个谜团、一段历史，
见识印第安文化的力量与尊严，
开启我们对心灵与世界全新的认识！

印第安三部曲收官之作

对 着 水 牛 唱 歌 的 女 孩

[美]

肯特·纳尔本
著

李小撒
译

Kent Nerburn



THE GIRL WHO SANG TO THE BUFFALO

唱
歌
的
女
孩
对
着
水
牛

[美]

肯特·纳尔本
著

李小撒
译

Kent Nerburn

对着水牛唱歌的女孩

DuiZhe ShuiNiu ChangGe De NiHai

First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New World Library.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rights arranged with New World Library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2017-14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着水牛唱歌的女孩 / （美）肯特·纳尔本著；李
小撒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10
书名原文：THE GIRL WHO SANG TO THE BUFFALO
ISBN 978-7-5598-0039-8

I. ①对… II. ①肯…②李… III. ①美国印第安
人—文化研究 IV. ①K71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9100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衡阳顺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园艺村 9 号 邮政编码：421008）

开本：880 mm × 1 240 mm 1/32

印张：11 字数：252 千字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一个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世界

我们将搅动那湖水
直到人们将我们铭记

——奥吉布瓦仪式歌曲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我一直心怀敬意地试图跨越两大世界之间的鸿沟，这条鸿沟的一边是美国土著人的世界，另一边则是我们这些有意或无意来到北美土地的人的世界。

我之所以会作出这种努力，原因有二。其一，我认为我们的国人任性拒绝正视我国的历史真相，为此我们正付出惨重的代价；其二，我相信美国土著居民的生活方式能给我们重要的启迪。

这些年的经历是一段精彩有趣的旅行，我从中获益颇多。我曾走进他们的教室和发汗屋¹，去过他们的篮球场，坐上他们的餐桌。我曾经多次穿梭在保护区尘土飞扬的小路上，穿过北方浓密的森林，走过山中人迹罕至的羊肠小道。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些年中结识了许多善

¹ 北美印第安人在宗教仪式上净化身体用的圆顶小屋，用自然材料盖成。

良、有趣和体贴的人，并且走进了他们心灵和生活之中。

但是这些旅行也常常对我自己理解这个世界的方式形成挑战。我曾来到偏僻荒凉的蒙大拿高原，那里曾是约瑟夫酋长最后的战场，并躺在他的藏身洞里，但我隐约感到有一股力量触碰着我，告诉我离开，因为我不属于那里。还有一个寒冷的冬日，我站在明尼苏达北部一块广阔的冰冻沼泽地上，想象着一百多年前，成百上千名土著人死于奥吉布瓦人和苏族人在此地发生的激战。恍惚之间，我的耳边传来一阵阵呼喊，或者说是哭泣的声音。

是投射吗？有可能。

是幻觉？也许吧。

但是，也可能，是其他的东西。

此刻，你们手中握着的这本书——《对着水牛唱歌的女孩》——将带你们前往一个陌生的世界，那里离我们的世界非常遥远。这本书在心与灵的世界中迂回穿行，那里的现实与我们熟悉的现实大相径庭。那里的真理无法通过对事实本身简单的叙述得以传达，而是在故事的讲述中能够得到更好的展现。

那个世界的中心当然还是丹——那位拉科塔长者，如果你们读过我的《印第安长老之旅》就一定已经认识他了。丹是上天赐给我的礼物，是他让我有机会用心讲述一个个故事，将土著人的世界展现在读者面前，打动读者的心灵。没有多少非土著读者曾感受过土著人的内心世界，但是在丹的帮助下，我得以带领你们走进美国土著人的生活，感受他们内心的世界。

你们与我们一道穿越过达科他的高原，窥见了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的阴暗；你们得知了土著人面对我们的文化在这片原本属于他们的土地上传播时的信念和挣扎；你们看见了他们怎样生活，怎样笑，怎样荣耀他们的造物主，以及怎样互相关怀；你们了解到丹的生活、他的朋友，以及他生活了将近90年的世界；你们逐渐了解他的幽默、他

的见解、他的愤怒以及他的悲哀。

你们不知道的是他生活的世界中有更深的维度——这就是我在本书当中将会与你们分享的内容。对我们这些来自欧洲思维与精神传统占上风的世界的人而言，那个世界仍旧是一个谜，仍旧无法理解。

我们对土著人生活的理解充满太多的错误见解、错误想法，但是我们所有曾经在印第安人国度中有过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那些不过是表象。在那些表象之下，土著人的世界跳动着一颗截然不同、顽强不屈的心。正是由于这种特质，土著文化才能在长达半个世纪旨在消灭土著居民及其生活方式的政策与做法的压迫下，仍旧得以存活并保持活力。

在《对着水牛唱歌的女孩》中，我要把这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呈现在你们面前。这个任务让我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不管是对土著人而言，还是非土著人而言，尊重土著生活的实质就是尊重边界的存在。有些东西是不应该被分享、被公之于众甚至是被理解的。你必须赢得走近它们的权利，而且只有在得到召唤的时候，你才能去。尽管很多非土著作家声称他们得到了召唤，但还是有很多地方没有任何一个非土著人得到过召唤，或者说应该被召唤。事实本就如此。

但是，这不能否定这些地方存在的真实性，也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尊重它们的存在。对我们这些外来人而言，它们必须继续作为神秘国度的一部分存在下去，这个国度的存在会提醒我们反思自己“直来直去理解生命的方式”。

《对着水牛唱歌的女孩》触及这样神秘的地方。它们不是精神游戏者玩闹的场所，而是一条通往一个古老世界的大路，这个古老的世界比我们在这个大陆上的存在久远得多。

但是更重要的是，它们连接着一个权能和武力都不能、也不应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之事的精神世界。

不管是宗教仪式中一群老鹰突然出现在上空并不断盘旋，还是水牛

猛然出现在几分钟之前坡上那空空如也的树丛边，抑或是蒙大拿高原上被遗忘声音的低语，那里有一个远远超出我们理解力之外的世界。

《对着水牛唱歌的女孩》是跨进那个世界边缘的一次旅途。这段旅程不易理解，也难以接受。但是我相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心甘情愿踏上这段旅途。因为只有通过探索这些未知的国度，并且谦卑、大方地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自己生活多年、称之为家的这片土地，不论是在物理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何等的渺小和脆弱！

肯特·纳尔本

于明尼苏达州伯米吉

2013年

—— 目录 ——

序：一个超出我们理解能力的世界 / 001



第一部分

遗忘的秘密

- 第一章 深夜的呼喊 / 002
- 第二章 “我有话对他说” / 011
- 第三章 灵屋 / 016
- 第四章 笔记本 / 020
- 第五章 “我知道你来了” / 029
- 第六章 “它在估量你有多害怕” / 042
- 第七章 有黑煤灰的地方 / 049
- 第八章 戴珍珠项链的女人 / 056
- 第九章 “我们根本不懂” / 063
- 第十章 不平静的土地 / 075
- 第十一章 闹鬼 / 083



第二部分

深入西部

- 第十二章 拉科塔两步舞 / 090
- 第十三章 鹰人 VS 圣人 / 100
- 第十四章 一颗愿意帮助别人的心 / 113

第十五章	“你的沉默非常吵”	/	123
第十六章	牧师与鹈鹕	/	131
第十七章	不要废话	/	146
第十八章	“我真的是一条好狗”	/	157
第十九章	一份高于友谊的尊重	/	171
第二十章	没有神的眼睛	/	189
第二十一章	大联盟	/	198
第二十二章	被踢出造物者的客厅	/	204
第二十三章	树荫下的观察者	/	214
第二十四章	你的内心有两个世界	/	220
第二十五章	巨大的通托	/	232
第二十六章	印第安人的科学与小伙伴们	/	245

第三部分

北极光

第二十七章	祭灵	/	262
第二十八章	多种法则的世界	/	270
第二十九章	被偷走的话	/	281
第三十章	北极光	/	295
第三十一章	歌唱的天空	/	308
第三十二章	Tatanka 从不说谎	/	319
第三十三章	礼物	/	330

后记	/	337
----	---	-----

附言	/	339
----	---	-----



/ 第一部分 /

遗忘的秘密

/ 第一章 /

深夜的呼喊



那些梦开始于初春时节。

它们不是普通的梦。在那些梦中，我无法区分白天与黑夜。它们带有阳光的颜色，梦中的声音真真切切。我每每从那样的梦中醒来，心总是怦怦地跳，手心沁满汗珠，分不清哪些是自己的梦，哪些是真实的世界。

但是，它们又有些特别之处：梦里的东西从未变过。我总是看到丹的妹妹——黄鸟——留着碗盖头，穿着一件褪色的白裙子，站在一栋巨大的红色砖头房子前面；还有玛丽，那个我寻找小黄鸟时拜访的印第安老妇人，就站在她的身旁。

玛丽正对着我笑。我看见她脸上的皱纹和她牙齿上的黄色斑点。她开始对我说话，但是我什么也听不清。黄鸟一言不发，用空洞的目光注视着我。然后，她转过身，向一片堆满大石块或者干草垛的田野走去。一股浓烟从田野里升起，消失在夜空之中。我突然感到非常害怕。我使劲喊她，但她像是没听到一样。

玛丽继续笑着，她指了指正消失在浓烟中的黄鸟。我不停地喊黄鸟，但是她还是往前走着。

玛丽向我伸出瘦削的手，不停地指着黄鸟，点着头。我想跑上去抓住黄鸟，却做不到。黄鸟转过身，直视着我的眼睛。就在她几乎完

全消失在田野里时，她示意我跟过去。

这时，我醒了过来。

玛丽和黄鸟曾是我生命中一段悲伤而刻骨铭心的插曲。

二十年前，我带着学生在北明尼苏达州松树林里的红湖奥吉布瓦印第安人保护区收集口述史料，并编写了两本书，即《走到红色的道路上》和《我们选择记住》。这两本书从北美印第安人的帕瓦仪式上走向全国，许多人都曾读过，书中提到过一个名叫丹的拉科塔部落长者，住在达科他西部高原上极为偏远的保护区里。

丹让我去见他。我去了，回来后根据我们的谈话写了一本书，名叫《印第安长老之旅》。丹在这本书里表达了他对许多话题的看法，包括他对历史的理解以及印第安人对被称作“印第安人”的感受。在过去多年的交往中，我们渐渐成了朋友。几年前，他请我帮他调查他的妹妹——黄鸟——究竟是怎样失踪的。很多年前，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黄鸟就从一所公办寄宿学校消失了。

玛丽，就是出现在我梦中的另一个人，是一个有一半奥吉布瓦人血统、一半克里人血统的印第安老妇人。她住在我的故乡明尼苏达州与加拿大接壤的保护区里，那里松树茂密，湖泊密布。我在寻找黄鸟的过程中与她相识，并最终在她的帮助下，找到解开黄鸟消失之谜的线索。尽管我只在她家中见过她一面，她友善的举止和特别的脸孔一直令我难以忘怀。

现在，她们一起出现在我的梦中，而我却不明白其中的缘由。

“但是，我敢肯定这些梦一定有什么意义，”我对路易丝说，“它们像是回声，就像是后面有什么东西一样，我只是理解不了。就像是它们在喊我一样。”

她抿一口早晨的咖啡，说道：“可能只是内疚感。”

“内疚？内疚什么？能做的我都做了。我查清了黄鸟失踪的事情。我在丹生命的最后一程给了他最大的安宁。”

“我不知道。可能是内疚自己做得还不够？内疚发现得太晚了？”

这样的答案太过肤浅，充满太多现代心理学的逻辑。这种梦触碰到一种极度的恐惧，就像你正在黑暗的水域游着泳，突然担心水不知有多深一样。这种恐惧很难用理性来分析和解释，也很难将其赶走。

“这不是什么廉价的心理学理论能解释得了的。”我说。

“我也没说能，”她回答道，“我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用手蒙住脸，用指关节摩擦着眼睛。“这些梦就是不太正常，太像真的了。而且我天天做这样的梦，它们总是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就像是在跟踪我一样。有时候我在想，我去了不属于我的地方。”

她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知道她觉得我有些夸张了。“你做了别人请求你做的事情，你帮助一个老人弄清他妹妹失踪的经过。你讲了他想讲的故事，你还向很多需要倾听他想法的人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

“我知道，”我说，“但是，我可能走得太远了。可能我打开了一些永远不该打开的门。”

房间里一阵沉默。我们都不不知所措。她走到窗前，看着早晨的太阳。

“你记得你在红湖见过的那个老妇人吗？”她问道，“那个在我们的婚礼上烤蛋卷的老妇人？”

“卢尔？”

“你还记得你爸爸生病时，她对你说的话吗？”

卢尔是一位温柔的奥吉布瓦妇人，为红湖印第安人保护区的老年人和病人做饭。她是个传统的印第安人，没有接受过白人的教育，基本上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做事情。我带着学生帮忙给老人盛饭时认识了她，并和她成为朋友。

有一次，我在父亲生病时梦见了。那个梦就像是真的，一直困

扰着我。我对卢尔说，那个梦让我心神不宁。

“你应该给他打电话，”卢尔轻轻地说，“也许他正在想你。”

那天晚上回到家后，我拿起电话，拨通父亲的号码。尽管父亲感情不易外露，我还是从他的声音里听到一丝欣慰。“我一直希望你能打个电话回来，”他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想你。”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卢尔，想感谢她鼓励我打那个电话。当时她正在做三明治，准备送给年老的病人。

“谢谢你告诉我我应该给我父亲打个电话，”我说，“我很庆幸我打了。”

她一直低着头，但是我看到她的嘴角露出一丝微弱的笑意。

“你要注意自己的梦，”她说，“梦可不是什么玩具，它们传达了某种信息。”

夏天到来后，那些梦越来越强烈。我努力不想做那样的梦，我痛苦不堪，我竭尽全力不去思考那些梦。我不愿意承认那些梦正向我传达什么信息。

八月末的一个夜晚，一切都改变了。

接近午夜时分，我爬上床，希望自己不要继续做那个日日夜夜令我心神不安的梦。我躺在黑暗之中，试图安静地睡几个小时。我记不得我是已经睡着了，还是只是游离在半睡半醒之间。我只记得听到一个声音，像是一声呐喊或是一记响雷，把我猛然惊醒。之后我大口大口地喘气。

那个声音很响，很像人的声音。我不知道它是哪里来的。我也无法确定那是从房子外面传来的，还是我脑子里的声音。我坐起来，试图让自己的心情平复下来。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

我转过头看着路易丝。她静静地躺在我身旁，呼吸深沉而有规律。我们的狗——露西——还在床尾睡觉。她们似乎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坐了一分钟。等到心跳变缓，我穿上衣服，拿着手电筒走到院子里。露西跟在我后面。我以为可能是什么树倒了，或者房子的什么地方断裂了。

夜漆黑一片，只有头顶高高的月亮透过云层洒下银色的光芒。房子周围的松树投下的影子随着月亮的移动而移动。没有树倒下，房子似乎也完好无损。

露西欢快地在树林和草丛间闻来闻去；不过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激发她的兴趣，或吸引她的注意力。

最终，我确信那个声音不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回到房子里，心情仍然紧张不已，一个人坐在漆黑的客厅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知什么时候，我不安地睡着了。黄鸟和玛丽的梦来了又走，但是非常遥远而且支离破碎，就像是从一个角落传来的空洞的笑声。每次我进入深睡眠时，玛丽的黄色牙齿和满是皱纹的笑脸就会在我面前出现，她的手总是指着黄鸟。我就会醒来，想把这个画面赶走。但是，每当我累得再次入睡时，玛丽就再次出现在我面前，笑容可掬地指着黄鸟，像迷雾中一个定格画面。

最终，一束灰白色的光洒在东方的地平线上，松树在晨曦下显出朦朦胧胧的轮廓。当阳光从窗户洒进来时，我做了一个决定：这个日夜困扰我的梦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如果它的确传达了什么信息，那我知道这个信息是什么。如果只是我的内疚感，那我需要使它彻底消失。

我的计划很简单：我打算花三个小时的时间驱车前往玛丽的住所，装作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前去感谢她帮助我们调查清楚丹的妹妹失踪的真相，并把丹和我的发现告诉她。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她主动提到一直想见我，那最好不过。如果她没有提到，那么这趟旅行也并非毫无意义。这也算是一个结尾，上次她热心地帮助我找到有关黄鸟的线索，而我却一直没有联系她，因此我常常觉得有些

内疚，如果这次能向她表示感谢，这种内疚感就会消失了。

九月初的一个温暖的早晨，微风轻轻吹过树丛，像是在喃喃细语一般，我开着车子，向北边的加拿大边境驶去。这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梦，我却愿意赋予它一种近乎超自然的解读，这也许有些过头了，对此我心知肚明。尽管如此，我还是为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至少我正在采取积极的行动。

我在洒满阳光的森林里沿着一条窄窄的道路向前行驶，那个梦的重压似乎渐渐减轻了。我对自己说，也许路易斯是对的，也许我真的是反应过度，我内心被一个从未被彻底治愈的创伤煎熬着，那些梦只不过是那次事件某种逻辑的、潜意识的回应。

我独自一人寻找黄鸟时经受了深沉的悲哀与痛苦，我知道我从来都没有好好地处理这些哀伤。同时，玛丽向我这样一个陌生的白人讲述了许多个人痛苦的经历和感受，而我却一直没有联系她，向她表示谢意。这些问题就在那里，就算不提起，也不处理，它们仍然在我生命的中心占有很重要的位置。

此外，我生命里依然有丹的影子，如果他还在世的话，应该差不多九十岁了。我一直知道，我对他的感情与我对父亲的感情夹杂在一起。我认识丹时，我父亲刚好去世。他们两人年龄相仿，尽管我父亲留着短发，而丹白色的长头发一直垂到肩上，他们在相貌上还是有些相似之处，也让我在脑海里把他们混在一起。也许是那微微向前凸出的下巴，抑或是眼中那淡淡的忧伤。也许，这只是因为他们都上了年纪——两个曾经强壮的人到了风烛残年，步履蹒跚，不得不勉强接受自己已经变老的现实。

有时，我和丹在一起时，我从眼角瞥见他的身影，在那一瞬间，我觉得我是在看自己的父亲。

等到我结束搜寻黄鸟之时，在我心里他们就变成一个人了。我已不能把他们分开，而且我也不想把他们分开。我为丹做的事情，也是

为父亲做的；我欠父亲的，也是欠丹的。他们像是我成长的道路上的两柄大伞，为我遮风挡雨，我对他们未尽的义务和未偿还的债务让我心怀愧疚，也许那些梦就是我内心愧疚的延伸。

车子快要开到玛丽的住所时，我几乎已经让自己相信，的确，那个梦不过是愧疚、回忆和感情投射相互作用的结果，我有点小题大做了。不过，我还是很高兴自己来了。那个与我分享自己童年故事的善良老妇人值得我再次拜访，并亲自向她表示感谢。

我转过弯，向通往她家房子的路驶去，几个月以来，内心第一次感到无比的轻松。

初秋的阳光透过树枝在发动机罩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我沿着路上的两车道辙穿过树林，向玛丽家开去。由于夏季降雨充沛，路面仍有些湿滑难走，不过比起几年前驱车路过这里的经历已经好了很多。那是一月份的一个夜晚，冰冷刺骨，漆黑一片，一切都被茫茫大雪所覆盖，行车无比艰难。

汽车驶过大大小小许多水坑。透过树间的缝隙，我已经能看到远处荡漾的湖水。

车子转过弯，驶进玛丽的院子，在远处烟波浩渺的湖面掩映下，那一尘不染的白色房车恰似一幅摄人心魄的画面。

冬季，所有的一切都被黑色的星空以及无边无际的沉默所笼罩。冰封的湖面像是一只沉睡的大型动物，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现在，同样的湖面脱离了冬日的羁绊，好似一个欢快舞动的精灵，随着波浪轻轻拍打湖岸而轻声呢喃。

我摇下车窗。空气里满是湖水的味道。在遥远的天边，湖面上闪烁着粼粼的波光。蓝色的苍穹上飘着白色的云朵，在秋风的追逐下，云朵变幻出万千姿态。一群群鸟从树林和湖面上飞起，排成规整的队形，为几周后的秋季大迁徙做准备。